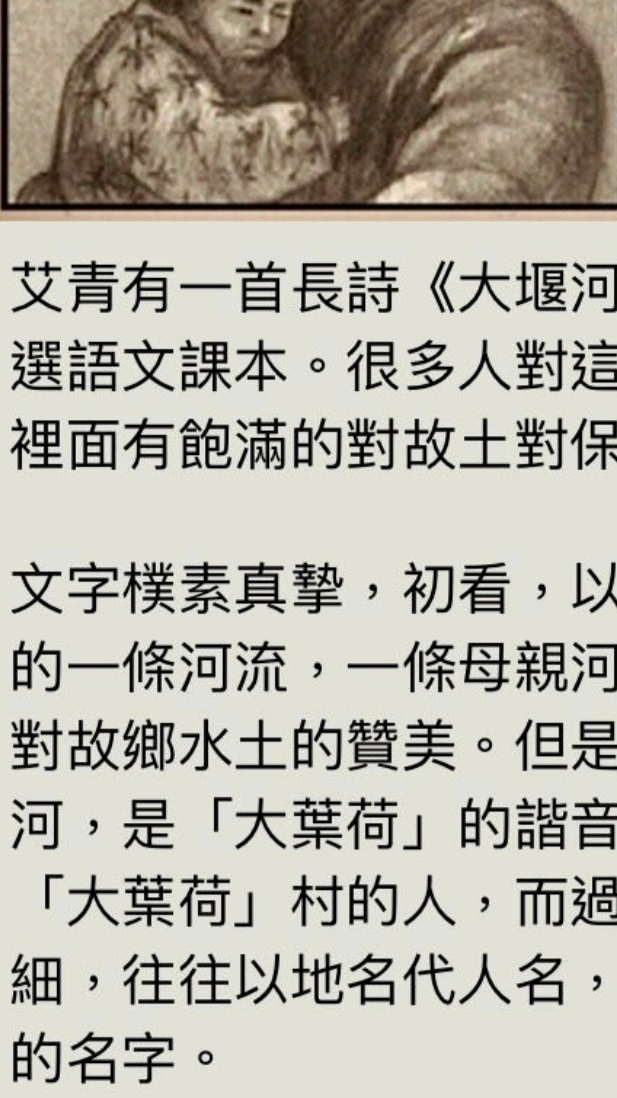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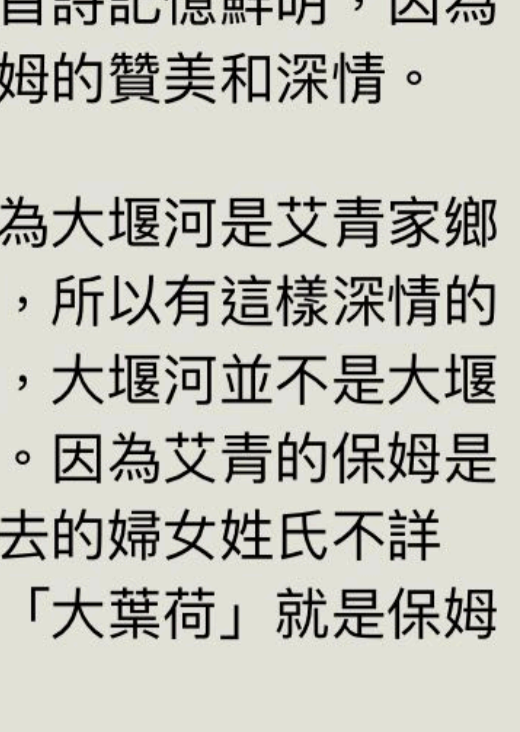


大堰河 我的保姆



艾青



艾青有一首長詩《大堰河，我的保姆》，被入選語文課本。很多人對這首詩記憶鮮明，因為裡面有飽滿的對故土對保姆的讚美和深情。

文字樸素真摯，初看，以為大堰河是艾青家鄉的一條河流，一條母親河，所以有這樣深情的對故鄉水土的讚美。但是，大堰河並不是大堰河，是「大葉荷」的諧音。因為艾青的保姆是「大葉荷」村的人，而過去的婦女姓氏不詳細，往往以地名代人名，「大葉荷」就是保姆的名字。

而艾青和保姆所在的世代農村是在浙江金華，大葉荷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此處是荷塘滿地，荷葉田田的江南水鄉。

艾青的身世很奇怪，他是浙江地主家的兒子，但是為什麼對保姆這麼有感情呢？原因是他出生的時候，母親難產，算命的先生給家裡算了命，說他克「父母」，於是他父母就把他寄養在保姆家中，直到五歲。當然艾青的父母也沒有太虧待大葉荷，因為撫養艾青的錢，可以貼補保姆一家的生活。

保姆是童養媳，三十多歲，有五個兒子，為了得到這份工作，這個養家的一份收入，溺斃了還在襁褓中的小女兒，用自己的奶水哺育艾青。她用最溫柔無私的母愛對待艾青，在處理好貧苦家庭的事務，給兒子們補好衣裳，包紮他們為勞作而受傷的傷口後，溫柔哺育撫慰艾青。

但是大葉荷的生活是艱辛貧困的，並不因為哺育艾青而獲得更好的生活，相反，她還要餵豬，曬麥，繼續用雙手勞動。只是看到艾青，總有天然的溫情，過年過節最好的米糕，要留給自己沒有血緣的小兒子艾青。

艾青在這童年純真的五年里，感受的是窮苦人家的艱辛和溫情，奠定了深厚的情感。

這情感影響了他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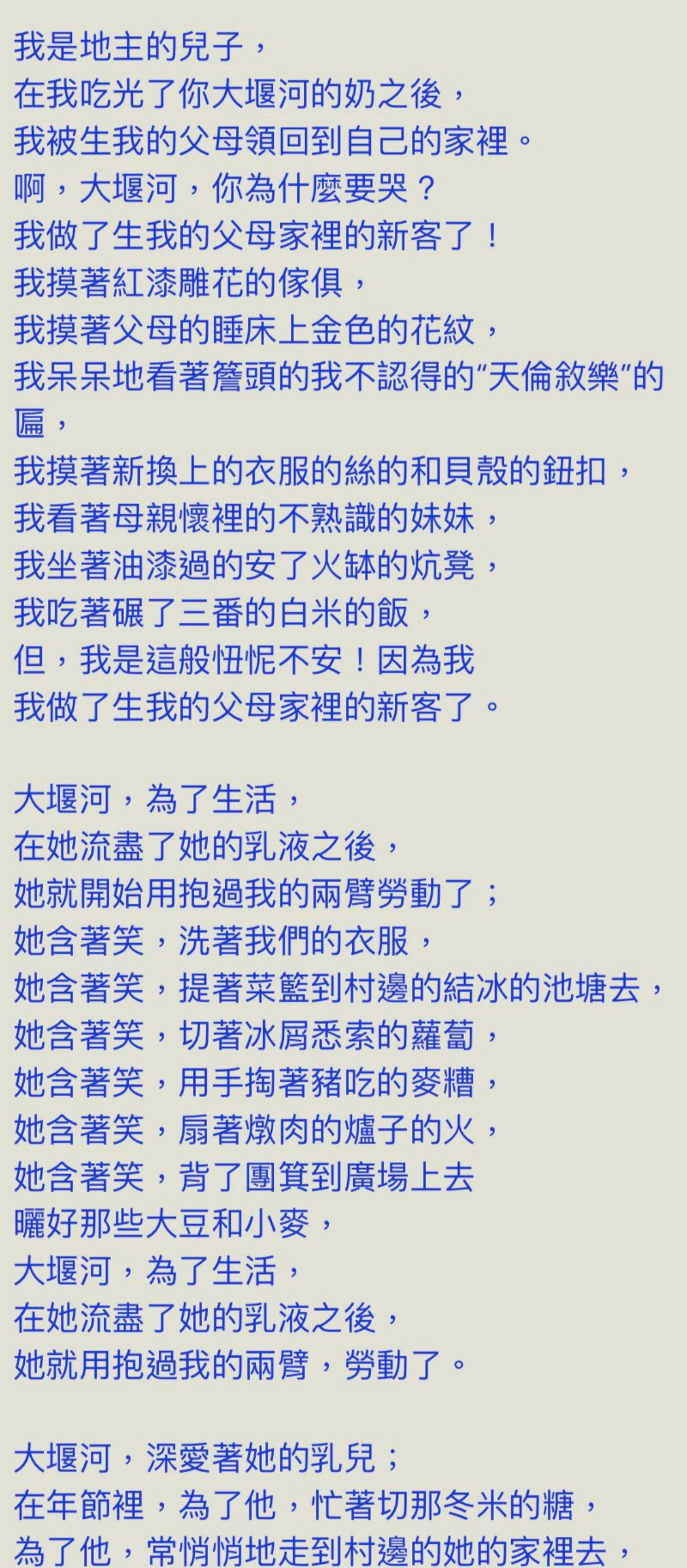
雖然是主僕關係，但是情同母子。所以艾青回到自己的家庭，雖然有紅漆雕花的傢具，有碾過三次的白米飯，卻扭捏不安，他常常會跑到大葉荷那裡，只為叫一聲媽媽。

只是這個保姆，因為艱辛貧困，四十多歲就去世了。去世的時候，艾青沒有成年，沒有多的錢財照應。大葉荷，以四塊錢的棺材和幾束稻草離開了人世。

當艾青求學漂泊回家時，他第一時間就是在保姆墳頭上痛哭。一個辛勞的慈悲的善良的底層的婦女，她的死亡，讓艾青如失去了真正母親一樣的沈痛。

艾青知道原因，因為他的保姆代表著貧苦善良的中國婦女，他為她不公而隱忍悲慘的命運感到不平。她不只是保姆，她是母親。

〈初衣勝雪〉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莊的名字，
她是童養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兒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長大的
大堰河的兒子。
大堰河以養育我而養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養育了，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壓著的草蓋的墳墓，
你的關閉的故居簷頭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園地，
你的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裡，撫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後，
在你拍去了圍裙上的炭灰之後，
在你嘗到飯已煮熟了之後，
在你把烏黑的醬碗放到烏黑的桌子上之後，
在你補好了兒子們的為山腰的荊棘扯破的衣服之後，
在你把小兒被柴刀砍傷了的手包好之後，
在你把夫兒們的襯衣上的蟲子一顆顆的掐死之後，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顆雞蛋之後，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裡，撫摸我。

我是地主的兒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後，
我被生我的父母領回到自己的家裡。
啊，大堰河，你為什麼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裡的新客了！
我摸著紅漆雕花的傢俱，
我摸著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紋，
我呆呆地看著簷頭的我不認得的“天倫敘樂”的匾，
我摸著新換上的衣服的絲的和貝殼的鈕扣，
我看著母親懷裡的不熟識的妹妹，
我坐著油漆過的安了火鉢的炕凳，
我吃著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飯，
但，我是這般忸怩不安！因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裡的新客了。

大堰河，為了生活，
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後，
她就開始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動了；
她含著笑，洗著我們的衣服，
她含著笑，提著菜籃到村邊的結冰的池塘去，
她含著笑，切著冰屑悉索的蘿蔔，
她含著笑，用手掏著豬吃的麥糟，
她含著笑，扇著燉肉的爐子的火，
她含著笑，背了團箕到廣場上去
曬好那些大豆和小麥，
大堰河，為了生活，
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後，
她就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動了。

大堰河，深愛著她的乳兒；
在年節裡，為了他，忙著切那冬米的糖，
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邊的她的家裡去，
為了他，走到她的身邊叫一聲“媽”，
大堰河，把他畫的大紅大綠的關雲長
貼在灶邊的牆上，
大堰河，會對她的鄰居誇口讚美她的乳兒；
大堰河曾做了一個不能對人說的夢：
在夢裡，她吃著她的乳兒的婚酒，
坐在輝煌的結彩的堂上，
而她的嬌美的媳婦親切的叫她“婆婆”
……

大堰河，深愛她的乳兒！
大堰河，在她的夢沒有做醒的時候已死了。
她死時，乳兒不在她的旁側，
她死時，平時打罵她的丈夫也為她流淚，
五個兒子，個個哭得很悲，
她死時，輕輕地呼著她的乳兒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時，乳兒不在她的旁側。

大堰河，含淚的去了！
同著四十幾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著數不盡的奴隸的淒苦，
同著四塊錢的棺材和幾束稻草，
同著幾尺長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著一手把的紙錢的灰，
大堰河，她含淚的去了。

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兒做了土匪，
第二個死在炮火的煙裡，
第三，第四，第五
而我，我是在寫著給予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語。
當我經了長長的飄泊回到故土時，
在山腰裡，田野上，
兄弟們碰見時，是比六七年前更要親密！
這，這是為你，靜靜的睡著的大堰河
所不知道的啊！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兒是在獄裡，
寫著一首呈給你的讚美詩，
呈給你黃土下紫色的靈魂，
呈給你擁抱過我的直伸著的手，
呈給你吻過我的唇，
呈給你泥黑的溫柔的臉顏，
呈給你養育了我的乳房，
呈給你的兒子們，我的兄弟們，
呈給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們的兒子，
呈給愛我如愛她自己的兒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長大的
你的兒子
我敬你
愛你！

艾青·1933年1月14日·雪（朝）

1958年，艾青與幼子艾未未